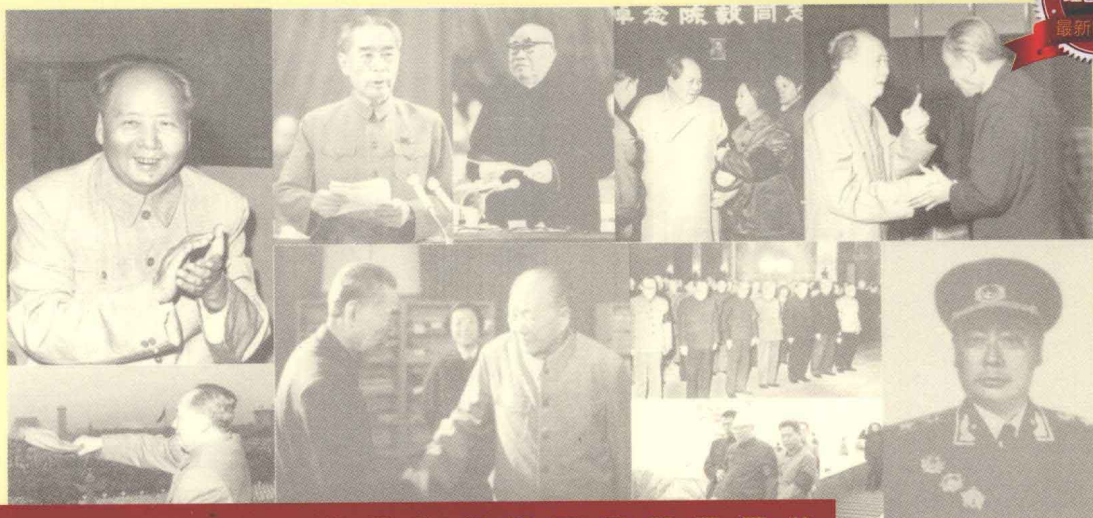


红色系列
最新图文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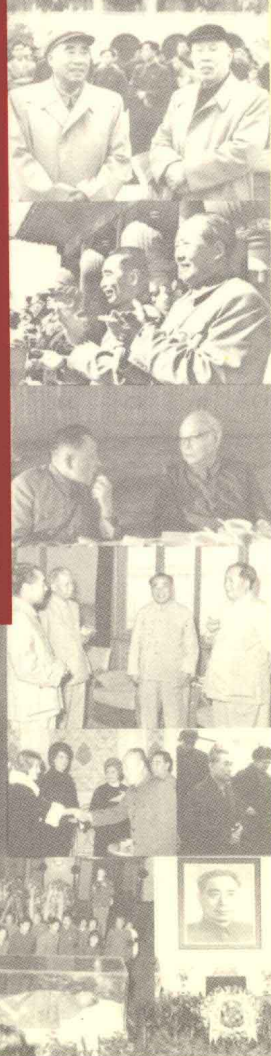
(下册)

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领袖晚景

RED PHOTOS

Zhongnanhai She Ying Shi Yan Zhong De Ling Xiu Wan Jing

顾保孜★著 |



W 华文出版社



红 照 片

—— (下册) ——

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领袖晚景

顾保孜★著



华文出版社

第一章

打开瞬间之门

001

◇ 毛泽东的书房是书的“海洋”。主席让新来的摄影记者抽雪茄：“这个烟好，有劲！”

◇ 为了毛泽东的健康，周恩来给摄影记者作了硬性规定：只准拍照三分钟。

◇ 拍照时，多开了两组灯。周恩来说：以后要指挥好，不能乱。姚文元让摄影记者写一份“检查”。

◇ 毛泽东提出：只发握手和谈话照片，不再同意记者进书房里拍摄。

◇ 毛泽东面对年轻时的照片，思绪万千。在反映他波澜壮阔一生的影集送审单上重重地画了个句号。

◇ 毛泽东最后的一张照片上他已经不能站立了，只能将手伸向客人。

第二章

1976 年之秋

025

◇ 1976 年 9 月 9 日，毛泽东主席逝世，举国哀悼。拍摄毛泽东遗容，显得那样神秘。一张令人吃惊的“八人照片”由此诞生。

◇ 毛泽东的治丧期间，姚文元特别强调突出集体领导，而且特别注意维护江青的形象。

◇ 毛泽东追悼会后，王洪文一反常态急切地要拍标准照，并阴阳怪气地说：“留着开追悼会用。”

◇ 10月4日，张春桥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。10月6日，江青摘下了最后的苹果。当夜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。

◇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似乎是怀仁堂的“专利”。“文革”干将和旗手相隔八年被同一内容的“会议通知”召进怀仁堂。

◇ 毛泽东主席在9月9日去世后，最高权力成为矛盾交集。

◇ 怀仁堂门口，叶剑英紧紧握住邬吉成的手，欲言又止；张春桥的“大熊”顺手交枪，并未抵抗；叶剑英的警卫秘书却闹了一场虚惊。

◇ 华国锋微笑着登上了天安门，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宣布了“文革”的结束。

第三章

细说周恩来

061

◇ 周恩来严谨细致，一丝不苟。他的“总理”意识：事情虽小，关系重大；他的“总理”要求：事从细处做，心往大处想。国务院总理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家、大家、国家的“总代理”。

◇ 事情不分大小，处理要分轻重缓急。热情接待不分大国小国，谈话内容要分对象场合。

◇ “你是个三十无害论者。”周恩来连外国参考资料上的数据也不放过，责令他的摄影记者进行考证。

◇ 1972年5月12日，尿检发现四个红血球。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周恩来。

◇ 1973年1月13日，周恩来突然尿血，中央同意做进一步检查。第一次手术地点放在了玉泉山。

◇ 1973年10月，复发尿血。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期而至。化疗中断，癌细胞再度抬头……邓小平意外地出现在毛泽东的客厅，且坐在了周恩来的位置上。

◇ 血淤成块造成潴留尿。周恩来痛苦地翻滚，痛苦地挨批。治疗报告却要等待遥遥无期的批复。

◇ 1974年5月初，病理检查发现，癌乳头状组织脱落。王洪文中断周恩来输血，张春桥振振有辞地拖延治疗的时间。

◇ 忧伤，深邃的瞬间——周恩来与毛泽东留下最后一张握手照片。两只操纵中国革命方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巨手握别，使毛泽东的书房笼罩不祥之云。

◇ 周恩来抱病飞长沙，毛泽东一锤定音，邓小平掌握重权。心情舒畅的周恩来，想去日本和美国。无情的手术正悄悄地等待着他。

◇ 周恩来因商谈成功而双目炯炯，中国历史再次由两位伟人谱写。

◇ 政治局会议上，毛泽东用湖南话大骂江青“混蛋”；周恩来和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，告诉人们：不要在我的脸上“打叉叉”。

◇ “好了就好了，好不了就了啦。”周恩来向跟随他多年的杜修贤告别。

◇ 周恩来临终前见了罗青长同志。但他还想见邬吉成，未能如愿。为什么要见邬吉成？留下千古之谜。

世纪伟人之死

123

◇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最后面对镜头，10月20日再次手术。他为自己历史写下甄词，为邓小平高声讨回公道。

◇ 1976年1月8日上午，周恩来合上了眼睛再没有醒来。临终前他想回“家”，想“哼哼”解痛。

◇ 周恩来忠魂飘舞大地。邓大姐痛哭着搂住实现“恩来同志遗愿”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警卫。

晚年的朱德元帅

137

◇ 庐山会议上，朱德弯曲着胳膊，手举一半高。散会后，毛泽东在散步时遇见朱德，对他说：“你啊老总，举手举了半票？”

◇ 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时，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，等候他去领取。

◇ 朱德用苛求自己的方式一分一分地积攒了近两万元“财富”。朱德走到郭沫若面前，诚恳地说：“我要拜您为师！”

◇ 他毕竟是父亲啊，怎能忍心见女儿生命垂危而不救呢？

◇ 戚本禹煽动成立“揪朱联络站”，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。

◇ 离开兰花的朱德开始整日悄然无声地孤坐书房。门前一块空地使他眼睛一亮，将对兰花的思念寄托在菜地中。

◇ 必须亲手将保存了二十年的信毁灭掉吗？朱敏问自己。“家书抵万金”，最终化为灰烬。

◇ 元帅府骨肉分离愈演愈烈，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归了。

◇ 长久以来，林彪对朱德一直比较尊重。“文革”以后，黑白被颠倒了，历史被篡改了，《朱德的扁担》竟然成了《林彪的扁担》。

◇ 陈毅病逝，朱德去医院向陈毅遗体告别，这次所有在场的元帅将领们都落了泪，这不仅由于一个生死与共战友的去世，还由于始终不见明朗的政治雾帐。

◇ 朱德从进入吊唁厅就开始流泪，等走到总理遗体前，他颤颤巍巍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。1976年7月6日，朱德走完了九十个寒暑春秋，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第八章

永别陈老总

175

◇ 杜修贤在庐山和陈毅不期而遇。陈老总不明会议真相，前后受指责，杜修贤去看望他，他爽朗的笑声令人舒坦。

◇ 1972年初，最寒冷的日子，陈毅永远闭上了难以瞑目的眼睛。杜修贤心灵的遗憾伴随至今。

第九章

胡耀邦魂归红土地

193

◇ 1989年4月6日，胡耀邦为杜修贤同志的摄影作品集题词。一连写了六七张，并谦和地笑着说：“写得不好，见笑了。”

◇ 1989年4月15日，胡耀邦匆匆地走了，杜修贤连夜赶制出照片，李昭看见那张西装彩照说，这张最像耀邦！中央同意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。

◇ 红色的土地迎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灵魂，独特的墓碑形似一面红旗，上刻

党徽、团徽和少先队队徽。

◇ 杜修贤迎着寒风，匆匆赶往火车站，和五年前匆匆赶往机场一样，远方有座红色山丘系着他的心。

◇ “三十岁，你们就祝寿啊？”回荡耳际。转眼迎来了四十岁。胡耀邦英灵已经融进共青城年轻的生命里。

◇ 富华山的陵园已经成为森林公园，充满了盎然生机。大家都愿意用心去悼念一个纯真的人。

◇ 十里相闻鞭炮声，家人45年后才回故里。胡家走出伟人，房屋却破旧得几乎倒塌。“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，不能为家乡谋特权。”

◇ 胡耀邦参加革命，有缘聆听毛泽东的一番演讲。打开家谱，孩子才发现父亲字“国光”。

第一章

打开瞬间之门



摄影记者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神情，他按动快门的食指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。然而，人民心中的毛主席却走上了“神坛”，越来越渴望看见自己领袖永不衰老的身影。

毛泽东的书房是书的“海洋”。主席让新来的摄影
记者抽雪茄：“这个烟好，有劲！”

1970年元月。杜修贤接到新华社的通知，要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。

杜修贤拿着电话不由得愣住了，他怀疑地又问一遍：“是只担任主席的，还是俩人都管？”回答很明确：“俩人都管。”就是说，他不仅是周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，同时也是毛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。

虽然他从事专业摄影有二十多年，政坛摄影也有十多年，但同时担两



→ 1960年，杜修贤与周总理握手，此时他已经在中南海工作了10年。（历史照片）

副重担，心里说啥都有点惶惶然。

杜修贤上任了。

毛泽东的秘书告诉他：“主席常夸你，说你手快，动作敏捷，摄影技术好。你是主席点着名要记者！”

这种信任和评价，足以使他力顶千斤而不退半步。他充满信心，相信自己一定会拍摄好毛主席的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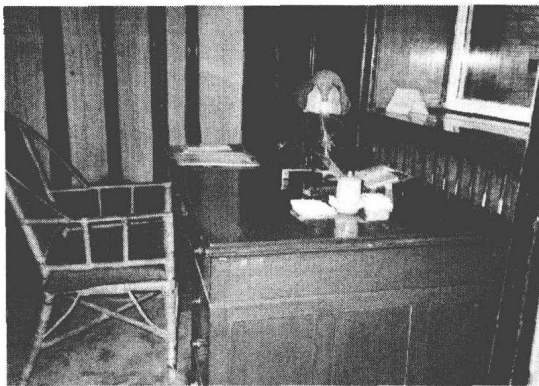
1970年，毛泽东77岁。

杜修贤虽然在中南海工作了10年，在这之前，他只是去过毛主席住宅旁的游泳池拍摄照片，没有进过主席的书房兼客厅。他曾听人说，主席的住宅里很朴实，生活也简单……这里像有一种神秘和肃穆的气息，强烈地吸引着杜修贤。

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，是他上任后的第二天。杜修贤无比惊奇地发现，一人多高的宽大书架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墙壁，里面摆满了线装书和卷轴。其他陈设在庞大的书架衬托之下，显得更加朴实和简单：普通的沙发和茶几，落地台灯，白色痰盂，国产香烟和青花瓷茶杯……如果不是脚底柔软的羊毛提花地毯还有一点华贵的感觉，你真会以为走进一户嗜书如痴如狂的老知识分子住宅里。

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慕，端着相机，注视着——毛泽东正在这里和外宾谈笑风生。快门对着毛泽东智慧闪烁的双眼和充满自信比划的双手，咔嚓——照相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这画面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。身为一名中国记者，一名在毛泽东、周恩来身边的记者，杜修贤充满了自豪感。

外宾离去后，主席会像一个宽厚、仁慈的长者来到工作人员中，谈笑之



毛泽东的办公桌朴素大方，一篇篇富有激情的诗文就从这里诞生。



毛泽东的床上也堆满了书。



☞ 毛泽东总是十分认真地倾听着对方的谈话。
(历史照片)

间，使你感到他既不失领袖身份又和善可亲。

有一次，杜修贤由于拍摄紧张，竟有点汗意津津，拍摄完后，他走到过厅里松松绷紧的神经。

毛主席每次送外宾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，穿过有乒乓球桌的房间，在门口才肯止步。

杜修贤在过厅里休息一下，开始收拾摄影器材，另外还有一名拍电影的、一名拍电视的记者在整理机器设备，过厅里挤得满满的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主席出现在乒乓球室的门口，对着正全神贯注装卸胶卷的杜修贤问：“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？”

杜修贤一愣，立即直立了身子，放下手里的相机，爽朗地答：“陕北米脂人。”

主席摆摆手：“你们忙。”说着坐在沙发上，点燃一支雪茄烟。



☞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杜修贤，雪茄特有的芳香飘满了整个房间。(历史照片)

“‘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，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。’米脂还出皇帝嘛，李自成就是米脂人。”主席谈吐流畅，出口成章，连陕北的顺口溜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杜修贤惊讶得直扬眉头。

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主席看看大家，也笑了。

主席从茶几的烟盒里掏出一支雪茄烟递给杜修贤，他知道杜修贤吸烟。

杜修贤有点措手不及，他不好意思吸主席的烟，连忙掏出自己的香烟：“我吸这个……”

“不习惯？这个烟好，有劲！吸这个才叫会抽烟，来，抽一支。”主席执意要杜修贤吸雪茄烟。

杜修贤接过雪茄烟放到鼻子下嗅了嗅，够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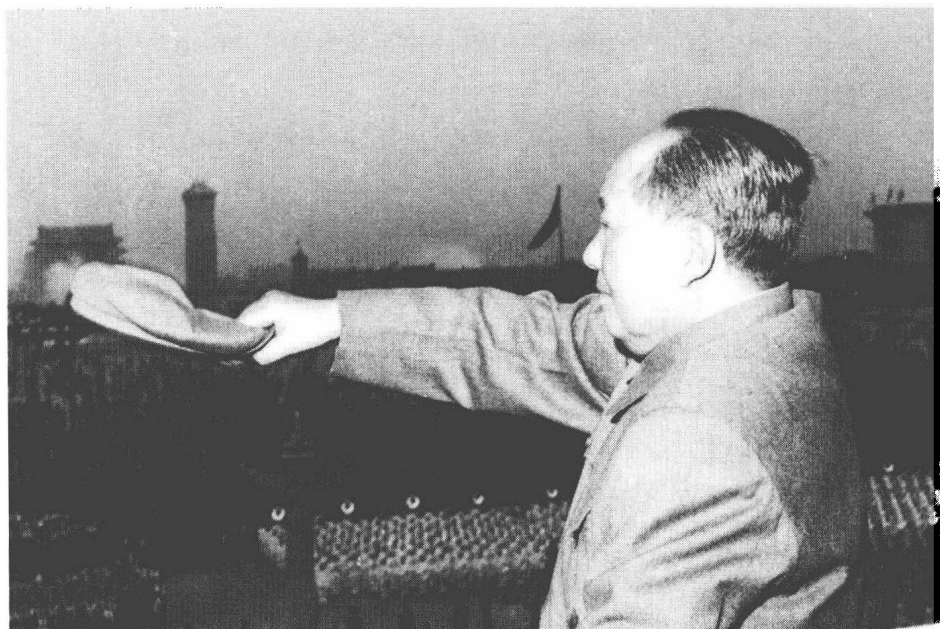
主席抖落抖落在身上的烟灰，起身走进房里。杜修贤没有舍得点燃雪茄烟，悄悄地收进衣袋里，珍藏至今。

为了毛泽东的健康，周恩来给摄影记者作了硬性规定：只准拍照三分钟。

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，希望看到领袖们神采奕奕的镜头。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。

但这要求却让杜修贤和与他一同拍摄主席形象的电影电视记者，不知苦恼焦虑过多少次！这是因为，人民心中的毛泽东和他们镜头中的毛泽东，形象上发生了偏差。

从那个“红色宝书”汇成的海洋时代里走过来的人，谁都不会忘记毛泽东那神采奕奕，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，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振奋人心的形象，永远定格在人民的心中。



✎ 毛泽东挥动灰色的帽子，亲切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群众致意。（历史照片）



❧ 晚年的毛泽东会见外宾,照片上难免留下衰老的痕迹。(历史照片)

度过漫长 70 多年岁月的老人,而且还是一个病人,谁也不会不留下衰老病态的痕迹,快门开启之后,曝光在胶片上的形象总是让人失望,不尽如人意。

他苦恼,他焦急,他为难——视野的褊狭捕捉不到“传神”的形象?如果得不到人民的理解,他说不清,也不能去说清。

他们何尝不热爱自己的领袖?可敏感的读者心理防线有时过于森严。照片刚见报,马上就会铃声大作,责问之声充斥耳畔。

“为什么把毛主席拍得这样苍白无力?”

“为什么毛主席像模糊不清?你们是无产阶级的新闻,还是资产阶级的新闻?拍摄这样的领袖照片,人民是不答应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杜修贤他们很委屈,真想躲哪去哭一场,可他们都是流血不流泪的汉子。

杜修贤当时是中央外事协作组的组长,他整理好电话记录,满纸责难之词,令人难堪,但他还是送给总理审阅。

对待这个问题,总理有时和他们一样感到棘手,看看手里的“状纸”,

再看看辛苦得满脸皱纹的杜修贤，他为难地摇摇头。

“老杜，群众反映是对的。但你不要有问必答，不要背包袱，瞧！这几句话很明显嘛，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，是红卫兵的语言嘛。”

总理用老花镜划着纸面的某一段话。

“这不能怪你们。”

杜修贤心里一酸，总理最体谅他们的苦衷和困难，在他们最需要鼓舞和支持的时候，有总理这么一句话，这苦涩委屈他们认了。

1972年下半年，毛泽东的身体愈加不好，四肢常颤抖不止，加上视力明显减弱，主席特别怕看见刺眼的摄影灯，不愿记者在他跟前打手灯。

有关领导已给杜修贤打了招呼：可能以后给主席拍照要作一些制约性的规定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
那时候，在中南海工作的人称“中南海”为“海里”，而“游泳池”则是毛主席住宅的代称。因为主席的住房外有个游泳池。

这天，电影、电视、摄影三人小组正准备去游泳池拍摄主席会见外宾的场景。忽然总理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，叫他们去大会堂，他有话要向大家交代。他们掉转头，直驶大会堂。

大会堂，总理刚和外宾会谈结束，准备去游泳池。乘休息的空隙，总理在西大厅把他们叫去。总理开门见山：“最近主席身体不好，这你们知道。视力突然下降，很严重。医生建议以后少用闪光灯拍摄。找你们来，给你们下道命令，从今天始，给你们3分钟的拍摄时间，一分钟不能延长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，你——老杜，负责指挥好。”

总理说到这里，见他们三个面露难色，又严厉地补充一句：“谁违反了，我找你这个头。”

杜修贤本想再争取争取，能不能多放宽几分钟，见此情景，吓得咽下了想要说的话。



1961年10月1日，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喜观烟火。（历史照片）

别无选择。为了主席的健康，他们只能如此。

回到“游泳池”客厅里，谁的心里不悬着？

“三分钟怎么够哇，新闻片放一下有时都是四五分钟。又不是放慢镜头。”

“主席的神态不好抓，只能慢慢等情绪。三分钟，拍都来不及，还敢等呀。这还有戏唱？”

大家讲的都是真话实话。

杜修贤只能说：“今天咱们先试试。你们电影电视比我还强些，拍足三分钟，回去再剪辑，留下好的镜头，还有余地。我照相可就没有多少余地啰。照一张就得成一张。外宾少一个镜头，都不答应。三分钟能照几张？我心里更急。可这是总理的指示，咱们得听。千难万难，不能再给周总理添难了。”

人家这才没话说，总理为了主席的健康，没少操心，他们心里清楚，也理解总理的一片心意。

过了几个月，为了解决拍摄的困难，在毛泽东书房里安装了固定摄影灯，4组10盏灯。他们就不用再带摄影灯和拖拖拉拉的电线，省去不少麻烦。这几组灯是从侧面几个方向射来，对眼睛的刺激要小得多。但亮度不容易掌握，多开了光过了，少开了光不够，不及手灯好掌握。照片、电影、电



毛泽东说起话来谈笑风生，旁征博引，无穷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一个来到菊香书屋的外宾。（历史照片）



✎ 周恩来倾听杜修贤和石少华关于摄影问题的争论。(历史照片)

视都暗暗叫苦，因为他们暗盒里装的全都是 32 度感光胶片。拍摄愈加困难，稍有一丝误差，画面就会出现偏光，这种高层摄影，绝不允许有半点“走手”。偏偏手里这玩意对光敏感得不得了。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搞不好又让总理操心。

拍照时，多开了两组灯。周恩来说：以后要指挥好，不能乱。姚文元让摄影记者写一份“检查”。

.....

1973 年春天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徐徐。杜修贤他们无心欣赏春天的景致，这个季节是他们的“大忙”季节。他们又住进了钓鱼台 4 号楼，这是他们整装待命的“大本营”。墨西哥总统来华访问，提出要见毛主席，他们时刻准备着，一步也不敢挪离。等了一天，电话静静地卧在书桌上，杜修贤心里开